

秀文
著



联邦监狱的 “间谍”

这是一部关于中美大国政治的写实小说。

美国一直宣扬，中国学生和学者像蚂蚁一样渗透进美国社会，
时刻觊觎着他们的高科技和军用产品，
那么，美国政府都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进行防范呢？

一向标榜人权和法治精神的美国社会，
联邦特工们都是怎样办案的呢？
联邦狱警们又是怎样管理犯人的呢？

作者将凭亲身经历，告诉您最真实的情况！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秀文
著

联邦监狱的

“间谍”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邦监狱的“间谍” / 秀文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668 - 1769 - 3

I. ①联… II. ①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290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3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突然被捕	1
职场角逐	18
保释出狱	41
重回监狱	80
维都先生	138
服刑期满	156
终被遣返	187
回国回家	198
后 记	200

突然被捕

我放下热茶，再度拿起季度报表，却震惊地发现，自从我搬到新办公室之后，巴特第一次走了进来。

我愕然地望向他。他讪笑一下，然后红着脸伸出手：“恭喜你们又拿了第一！”

我连忙握紧他的手，激动地说：“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机遇好，我知道，你们已经尽了……”

“不许动！”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联邦警察突然冲进来，将我俩团团围住。

这是在拍电影吗？

警察们喝令巴特立刻离开，然后对我说：“林芳，你被捕了，这是逮捕令！”

我茫然地接过逮捕令，上面确实有我的名字，还列出了我的罪名：一项密谋非法出口军用品罪和三项企图非法出口军用品罪。

约翰，一定是因为约翰……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风声鹤唳，外国人动辄就被扣上恐怖分子的罪名，难道，他还在行动？

“我、我可以给丈夫打个电话吗？”我急忙问道。

警察掏出手机，拨通之后直接问道：“抓到了吗？”

天啊，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果然，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的丈夫已经被捕了。”

“那、那我的女儿怎么办？”我眼前一黑，只觉天空正在塌陷……

“你在美国还有其他亲人吗？”

“没有。”

“那恐怕只能由社会服务机构接管了。”

“她、她可以留在保姆家里吗？”

“保姆愿意继续照顾她吗？”

“我、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吗？”

“那得用我们的电话，保罗，你来拨号！”

保罗用流利的中文向豆豆姥姥证实了她的身份之后，才把电话递给我。

我接过电话：“豆豆的姥姥，您好……”

“出什么事了？”豆豆的姥姥马上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哽咽道：“确实出了点事，今天晚上，我和张志强恐怕都回不了家。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你就放心吧，不管出了什么事，我都一定会把菁菁照顾好……”豆豆的姥姥失声痛哭，同时大声安慰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打电话……”我还没说完，警察已经把电话要了回去，并大声喝令：“请在这儿签字！”

说完，他自己先签上名字，他叫麦克·格林。

“我必须签吗？”我在脑海里飞速翻找着美国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关于犯人被捕的镜头——犯人不是什么都不应该说也不应该签吗？

警察点点头：“是的，必须签。这个只是告诉你，如果没有律师在场，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你签了，才能证明我们已经告诉了你这个权利。”

对，在电影里，犯人被捕时，警察总会说：“你被捕了，如果没有律师在场，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据！”

我刚签上名字，就有人把它一手攫去，又塞过来另一张纸：“在这个地方签名！”

我仔细一看，是一份同意他们搜查我的办公室和车子的声明，我结结巴巴问道：“我一定要签吗？”

麦克抿抿嘴，用威胁的语气说：“你最好现在就签！”

“如果我、我不签的话，你们就不搜了吗？”我又结结巴巴地问。

麦克耸耸肩：“那我们就会向法庭申请搜查令，然后再回来搜！”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道程序！不过，我的办公室和车子里都不可能有任何犯罪证据，为了尽快澄清事实，我连忙说道：“那不用麻烦，你们现在就搜吧。”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吗？”麦克的语气明显变柔和了。

“没有。”我摇摇头。

“你不是戴着戒指吗？”

“这、这个也算？”我猛地打了一个寒战——他不会硬说我在欺骗警察吧？

“你还是把它摘下来吧，要不然，上缴监狱之后，谁也说不准你以后还能不能要回来……”

然后，他拿出手铐，边帮我戴上边又压低声音说：“你放心，等会儿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挡着你，不会让你的同事看到手铐……”

什么？你们十几人全副武装冲进来逮捕我，还担心我的同事看到我的手铐？

果然，押送我离开公司的时候，他和另一名警察紧贴在我的侧边和身后，同事们应该看不到我的手铐。

最后，他们把我送上停在公司门口的一辆车子，这车子的外表跟普通轿车没什么两样，但里面做足了安全措施。

另一名警察坐到副驾驶座上，麦克则坐到我身边来。

我偷眼望望他，他应该和我年龄相仿，长得英俊斯文，态度也不凶，似乎还处处为我着想，心底里，他应该相信我是好人。也许他们只是例行带我回去问话，了解情况，而不是正式逮捕……于是，我试探着问：“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我也不清楚。”他摇摇头。

“你们现在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他蹙着眉头望了我几秒钟，然后清楚地回答：“监狱。”

我不禁失声大喊：“不审不问，就直接把我抓起来吗？”

他平静地回答：“先逮捕，再安排上庭受审。”

“假如我现在就坦白一切，你们会让我回家吗？”我只得哀声恳求。

他惊喜地望着我：“你是可以坦白的，你现在就坦白吗？”

分明是答非所问！我只得再度追问：“我坦白完之后，你们会让我回家吗？”

他却立刻沉下脸来：“那不行，不管你是否坦白，也不管你坦白了什么，我们今天都得送你进监狱，你今天不可能回家。”

我立刻又回忆起电影中的镜头——好像，他们都特别强调不要乱说话……

是啊，假如我真的坦白一切，说不定又会泄露更多关于约翰的情况，那可能属于出卖祖国……

于是，我急忙顺水推舟地说：“既然都不可以回家，那我宁愿保持

沉默。”

麦克眼睛里期待的火花熄灭了，抿抿嘴巴之后，他又问：“你有自己的律师吗？”

“只有移民律师。”我回答。

“那不行，你得聘请一名精通联邦法律的刑事律师。”

“怎么聘请呢？”我试探着问。

“报纸、电话簿，到处都有广告……”

“但我现在怎么联系他们？”

瞟了一眼前面两名警察的后脑勺之后，他压低声音说：“你明天很有可能获得保释。”

似乎在茫茫大海中瞥见一盏航灯，我心里顿感踏实了很多，望着他的眼睛，我低声追问：“我要申请吗？”

“明天开保释庭之前，公辩律师会先来找你……”他含糊地低声说，然后，马上就跟前面两名警察大声攀谈起来。

把我送进洛杉矶大都会联邦拘留中心之后，麦克他们就离开了。

经过搜身、换囚服、拍照和办证等一系列程序之后，我被送进一间狭小的囚室，里面只有一张双层铁床，但已“住”着两名犯人。警察在地上扔下一张床垫，那就是我今晚的栖身之所。

大概是因为我明天就回家了，所以他们只给我安排一个临时床位？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往法庭。在铁牢里等了半天，终于被带到一个有办公窗口的地方，我望望四周，紧张地问：“公辩律师呢？没有律师就开审了吗？”

窗口内穿着制服的中年男子却冲我笑笑，然后问：“你见过公辩律师了吗？”

“还没有。”我紧张地回答。

他“哦”了一声，然后又笑着说：“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不是法官，我保证不会打探你的案情，我的工作只是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和控罪的严重性，向法官提供是否允许你保释出狱的意见。当然，你可以用来保释的财物越多，获得保释的机会就越大。所以，你最好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告诉我……”

问完话后，我又被送回铁牢里。每个犯人都领到了一袋干面包作为午餐，但我的喉咙干干的，根本就咽不下。

当麦克他们又突然出现时，我急忙问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公辩律师？”

“律师还没找过你吗？”他愕然地问。

我使劲地摇头。

“但也得过去了，马上就要开庭了！”说着，他帮我戴上手铐，戴上之后又问：“不紧吧？”

我转动了两下手腕，没想到，右手竟然从手铐里脱了出来！

他边帮我重新戴上，边红着脸说：“也不能太松，太松也不行……”

到达法庭的时候，张志强已经坐在里面，我急忙高喊：“张志强！……”

法庭上的警察立刻冲过来，喝令我不许说话，并指着一个离张志强很远的地方对麦克说：“把她带到那边去！”

一名自称是张志强公辩律师的男士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翻译。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可不能出任何差错，我急忙回答：“需要！”

我和张志强都被押上被告席之后，我的公辩律师才匆匆赶到。趁法官正在宣读例行的开场白，她咬着我的耳朵问：“你有孩子吗？”

“有。”我点点头。

“多大了？”

“两岁。”

“很好！”她刚说完，法官就宣布，法庭的工作人员向他建议，允许我和张志强分别以我们自己的房子和戴维斯夫妇的房子，另外每人再加10万美元现金作为抵押，保释出狱。

戴维斯夫妇的房子？

我正震惊地睁圆了眼睛，法官已经请控方律师安格丝女士谈谈政府的意见。

“我代表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安格丝女士尖声高叫，“两名被告都不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无亲无故，而他们的犯罪行为直接威胁到我们整个美国社会的安全，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两名被告最高可判刑40年，罚款400万美元！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不顾一切逃离出境。他们经常出入中国，神通广大，不管是什么数额的保释金，都不可能绑得住他们。所以，政府要求，将两人无条件收押！”

像被雷电猛然击中，我几乎当场晕倒！张志强颤动着身子想要分

辩，却被他的公辩律师强行制止。

法官接着请我的律师发言。

她连忙说道：“我的当事人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外面无人照顾。罪名没有成立之前，所有疑犯都是清白的，孩子就更加无辜了。尊敬的法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请允许我的当事人保释出狱，以履行母亲照顾孩子的神圣职责！”

然后，轮到张志强的律师发言。他首先说道：“尊敬的法官，开庭前我已经告诉了法庭，我当事人的妻子，请求法庭为她提供中文翻译的服务，但翻译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法官顾盼了一下左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回答：“我们一下子找不到中文翻译。”

“两名被告都懂英语，他们根本不需要翻译！”安格丝女士又尖声高叫。

“被告林芳，我问你，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懂了吗？”法官问我。我只好回答：“基本上听懂了。”

于是，法官宣布我并不需要翻译，然后请张志强的律师继续发言。

张志强的律师又连忙说道：“尊敬的法官，我的当事人张志强，目前是美联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一家分公司的全球销售总监。过去几年，他都是该公司的销售明星，连续三年摘取了公司‘最佳销售’的最高荣誉。他的妻子林芳，目前是环球贸易公司进口部的总负责人。他们夫妻俩都热爱本职工作，在美国安了家，置了业，生下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夫妻俩都在申办绿卡，都希望长期留在美国发展。两人向来遵纪守法，热心助人，深得与他们一起居住了四年多时间的戴维斯夫妇的信任。今天早上，我受当事人委托，给两位老人家打了个电话，他们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就冒雨赶来了。他们不但愿意拿出他们唯一的房子给我的当事人作抵押，当事人全家也可以搬回两位老人家家里，由两位老人家亲自看管，绝不允许离家半步。尊敬的法官，戴维斯夫妇都是大学里德高望重的教授，都非常热爱美国，热衷公益事业，现在，他们就坐在旁听席上，愿意随时回答您的问题。”

我顺着律师的目光望去，果然看到80岁高龄的戴维斯夫妇，正含泪向我们挥手。

滚烫的泪水，也霎时涌出了我的眼眶。

我们曾经在戴维斯夫妇家租住了四年多时间。我们不仅生活上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而且经常一起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震惊地发现，尽管我们在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和思想理念上都有很大差异，但我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其实是一致的。

好莱坞的电影看得多了，在我的心目中，美国人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崇尚标新立异，刺激和反叛是时代的主题。不过，两位老房东向我解释，那些确实是美国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商业社会所大力渲染的，但美国的主流社会同样传播正能量，鼓励人们遵纪守法，互相尊重，积极为社区服务，热心帮助有需要的人。美国社会也向来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

以前，两位老房东也错误地把共产主义跟专制和独裁等同起来，以为自由和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追求。我也向他们解释：“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都存在不够自由和不够平等的地方，但自由和平等同样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正是在不断探讨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还建立起最深厚的友谊。

法官礼貌地向两位老房东招招手，然后转向控方律师：“安格丝女士，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

安格丝女士立刻高声尖叫：“两位被告都不是美国公民，却利用工作签证的便利窃取美国公司的财富，谋划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林利用上班时间私自购买和出口军用产品，而张用于非法活动的手机也是公司配置的。两名被告都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军火走私商，都知道怎样购买军用设备，并且精通出口法规，专门利用我们在出口管制上的漏洞把军用产品走私到我们的敌对国家。假如允许他们保释，那简直是放虎归山，将直接威胁到我们整个社区乃至全美国社会的安全！‘9·11’的教训太沉痛了，悲剧绝对不可以重演！我并不怀疑两位老房东对美国的忠诚，也不打算质疑他们跟被告之间的友谊，我只想提醒尊敬的法官，两名被告当时从事非法活动的地点，正是在两位老房东的屋檐之下！就在两位老房东的眼皮底下，F-14战斗机和AIM-9导弹的零件进了他们的家门又被运了出去，他们却浑然不知。而F-14战斗机，除了美国之外，伊朗是唯一拥有此武器的国家。请问，两位老房东对两名被告的信任，到底有何价值？”

“政府律师说得好，”法官立刻接着说道，“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本庭现在宣布，立刻将两名被告押回监狱，不

许以任何条件获得保释。另外，根据两名被告自己提供的经济状况，本庭认为，两名被告均不符合条件享受公辩律师的免费服务。本庭下令，两名被告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聘请自己的律师，否则必须按规定全额缴付公辩律师的费用。”

“法官……”张志强正要分辩，警察们已经一拥而上，硬把我俩推下被告席。

公辩律师匆匆离开时，特别嘱咐我：“除了律师之外，不要跟任何人谈及与案件有关的任何细节！”

回到监狱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电视新闻正在播报，由于伊拉克拒绝承认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政府决定正式对伊宣战。

紧接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竟然是我和张志强！

播报员解说道：“美国海关、海军、空军、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联合组织的‘暗星’卧底行动，经过五年时间的深入取证，终于宣告完满结束，当局一举侦破了多起非法走私战斗机和导弹零件到中国大陆的大案要案。其中，中国公民张志强和林芳企图将 F-14 战斗机和 AIM-9 导弹的零件偷运到中国，被美国海关全部拦截，目前证据全部掌握在美国政府手里。假如罪名全部成立，两人最高可判 40 年……”

40 年！即使可以活着走出监狱的大门，那时候我们已经 70 多岁了，生命还有意义吗？而我亲爱的女儿，你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原谅我这个妈妈吗？最重要的是，这 40 年，你将如何度过……

我这才开始仔细观察这个我有可能要待上 40 个年头的地方：

洛杉矶大都会联邦拘留中心坐落在洛杉矶市区，毗邻联邦法庭，女犯人都关在九楼，也就是监狱的顶层。每个囚室都有一张双层铁床，但因为犯人太多，一般都在地上加放了一张床垫。犯人们可以在指定时间到大厅用餐、看电视和打扑克。这里长期开着空调，也长期供应冰块和热水，每天均有牛奶和水果，可吃到蛋和肉，还可以购物。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微波炉和电话！不过，排队排了一整个晚上，我才知道，只有狱方帮我们开通电话账号之后，我们才可以与外界通话。如果要寄信，也必须贴足邮票。

和我同一囚室的，还有一名墨西哥非法移民，她也一无所有。而另一名黑人，睡觉时呼噜声像打雷，满口粗言秽语。当我低声下气地请她

借我一张邮票时，没想到她立刻暴跳如雷：“妈的你眼睛里终于有我了？你一直目中无人……”

确实，我不仅没有正眼望过她，而且还没弄清楚她叫什么名字，只听她的大嘴巴不时抱怨：由于她供出的犯人还没有全部判刑，所以，尽管她在这儿已经蹲了五年多，政府已经同意将她的无期徒刑减为十年，但她还没有被正式宣判。

我连忙向她解释：“我是想写信让朋友寄钱进来，等钱进来之后，我还你十张！”

“妈的谁不这样说，钱却永远进不来，然后你们一个个都滚了！我有那么笨吗？妈的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我不但不借，而且不许任何人借，谁他妈的敢借，我们就排挤谁……”

唉，在监狱里，生活条件的艰辛，与精神上的折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一天，我却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环球贸易公司新聘任的律师寄来的。来信说，未经允许，我不可再私自踏进公司一步，任何时候需要跟公司联系都只能够通过他，而不许私自接触公司的其他员工。

一个星期之后，我的电话账号终于开通，但还得把准备外拨的号码交给狱方，经核准并输进电话系统之后，方可使用。狱中的所有通话，都自动录音。而电话号码交上去之后，又只剩下一个“等”字。

一天，我和张志强又被带上法庭，可我的公辩律师并没有按时出现。法官当场询问庭上有没有律师愿意临时充当我的律师，一名男士马上毛遂自荐，然后低声对我说：“等会儿法官问你是否认罪，你只要说不认罪就行了。”

果然，我和张志强都只说了一句“不认罪”，就散庭了。

回到监狱之后，终于拨通了豆豆家的电话！虽然费用比普通电话贵很多，但只要接听方愿意付款，犯人没钱也是可以打电话的。我迫不及待地问豆豆的妈妈：“詹妮，菁菁现在怎么样？”

“她这几天都在发烧，天天闹着要妈妈，我们豆豆也病了，我妈简直累坏了！”

我无限愧疚地说：“詹妮，对不起，但我不得不告诉你……”

“请你不要告诉我，”詹妮却紧张地打断我，“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报道。我们不打算跟你们扯上关系，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菁菁以后怎么办？”

我“哇”一声哭了：“我还没有想出办法来……”

詹妮继续说道：“只要菁菁还在我们家里一天，我们就一定会像待亲闺女一样待她。但我必须告诉你，我妈的签证只剩一个多月就到期了。到时候，豆豆可以进我们公司的幼儿园，但你们家菁菁不行！我已经打听过了，附近几家接收三岁以下小孩的幼儿园全都爆满了，而我和豆豆的爸爸都要上班。所以，我妈回去之后，我们即使有心也无力，不能再帮你继续照顾菁菁了……”

我又“哇”一声哭了。

“林芳，哭有什么用？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的头脑现在一片空白……”

“我得帮我妈订机票了！”

我只好强忍住眼泪：“詹妮，等我征询过律师的意见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你可以帮我找一名律师吗？”

“林芳，不是我们不想帮忙，但除了照顾菁菁之外，我们再也不想牵扯上什么了！”

“你可以寄给我 100 美元吗？”

“里面可以用钱吗？”

“可以，寄信和打电话都得用钱。”

“钱不是问题，只是……”

电话“咔嚓”一声断了。联邦监狱里的电话，每通不能超过十五分钟，一小时后才能拨下一通，而再过半小时，我们的“放风”时间就结束了。

我可以怪詹妮吗？豆豆的姥姥当时二话没说，便一口答应继续照顾菁菁，除了感激涕零之外，我还能抱怨什么？

他们全家是半年前从东部搬来的。以前我们家的保姆经常带菁菁到附近的公园玩，并在那儿认识了豆豆。后来，保姆要回家照顾自己的孙儿，在我们找到新保姆之前，豆豆的姥姥愿意暂时帮忙照看菁菁。反正，豆豆和菁菁一会儿玩，一会儿抢，也够难舍难分的。

大家的工作都很忙，我和詹妮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接触，更谈不上是知己朋友，她不信任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我一有机会就给老房东拨电话，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正在纳闷，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 100 美元汇款，还有老房东寄来的一封信

信。信里说，多年以来，他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和张志强总是由衷地感激美国社会给了我们建家立业、实现梦想的机会。除了勤勤恳恳地工作之外，我俩只一心一意培养女儿成才，他们绝对不相信我俩会蓄意损害美国的利益。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他们只会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会相信法庭和报纸上那些荒唐的指控。当记者采访他们时，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们所说的并没有被报道出去。

终于跟他们通上电话了，我含泪谢过他们，并恳请他们帮忙尽快聘请一位精通出口管制法规的律师。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狱中的电话刚刚开通，我便第一个抓起了话筒。

听到妈妈熟悉的声音，我霎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她的自豪和骄傲，而现在，她的女儿竟成了阶下囚……

妈妈紧张地问：“怎么了？”

“菁菁这次真的要回去了！”我饮泣说着。

妈妈却笑了：“回来就回来吧，不要把自己累垮了。反正，在美国请一名保姆的钱，在这儿够请十个了……”

我哽咽道：“妈，我们最近出了一点事儿，我以后再不能够经常给你打电话了，你先有个心理准备，菁菁很快就回国了……”

“出什么事了？”妈妈马上警惕起来。

“现在还说不准，等明确一点再告诉你吧。”

妈妈“哇”一声哭了。

我强忍着眼泪想安慰她，她却越发担心，“呜呜”痛哭起来，而国际长途电话费是每分钟一美元，再不挂断的话，下次就没有机会再打了！于是，我连喊几声：“没事的，你先不要担心，我会给你写信的！”喊完，只得把电话挂断。

我出生于珠江三角洲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神州大地时，我们家成了种花专业户，后来又成了“万元户”。尽管当时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当低劣，但在父母的鼓励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勇敢地迎战城市里从小就接受良好教育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终于跨进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在那里，我认识了张志强，他精力充沛，能言善辩，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在他的感染下，我逐步摆脱农村姑娘的羞涩，也尝试着大胆地表现自我。毕业后更和他一起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途。

我并非出生于富有的家庭，却有着比一般人都幸福快乐的童年。伴

随我成长的，是父母自豪的目光和老师们发自内心的赞美。我的父母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他们从小教我算术、背诗和写字，而且无师自通地，他们从不唠叨，从不给孩子施加压力，最懂得通过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鼓励孩子进步。

菁菁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很想到美国来帮忙，但他们都属于无业农民，一踏进美国领事馆，就被双双拒签。妈妈担心我工作太忙，当时曾经提议，把菁菁带回中国给她照顾。

不过，对于我来说，工作或许可以辞掉，但女儿，绝对不会送走。

自从怀孕之后，不管多忙多累，我都尽量抽空广泛阅读中外关于优生优育的各种书籍，试图结合中西教育的精华，培养出一个幸福快乐又自信自强的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我更是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专家的教导办事，孩子不到一岁，就开始每晚给她读书讲故事。每逢周末，又带她上亲子课堂，到图书馆借书和听阿姨讲故事，到公园跟其他小宝宝一起玩耍。并且，经常陪她一起收看生动有趣的儿童启蒙教育节目，边看边给她讲解……

想不到，生命中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一下子就将我要亲手培养女儿成才的美梦击得粉碎！

一小时之后，我又强忍着悲痛拨通了张志强父母家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菁菁的奶奶就连珠炮般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你们爸爸中风住院了，我给你们打了十几天电话，为什么一直不接？我都急疯了，正担心得要死，刚才张志强打电话回来，还说工作太忙，无法请假回国。我只骂了他几句，他就把电话挂断……”

我泪如雨下：“对不起，那是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菁菁奶奶怒声质问。

“因为、因为我们的身份问题……”我知道，此时此刻，再把我们入狱的消息告诉他们，无疑是对菁菁爷爷更致命的打击。

“你们干脆都回来吧，不要再办什么身份了！”菁菁奶奶失声痛哭。

我只好硬编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理由，说什么因为手续没有办好，我们现在无法离境，等手续办好之后，我们一定马上回国。菁菁奶奶一个劲地追问什么手续没办好，我始终说不清楚，后来“咔嚓”一声，电话也自动挂断了。

一有机会，我又立刻拨打詹妮的电话，拜托豆豆的姥姥回国时，顺便把菁菁带回去。

詹妮连忙提醒我，马上就得帮菁菁办护照和签证，而小孩子办护照时，必须有父母同意其出境的书面声明，还要带齐各种证件。

我请她联系环球贸易公司，取回我留在公司的手提包和车子，我手提包里有钥匙，可以进我家拿证件。开始的时候她坚决不答应，但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最后她只得同意，由她的丈夫约上戴维斯先生一起进去。

出乎意料地，我又收到了100美元汇款，还收到了张志强的中学同学李健平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他的姓名、地址和电话。

李健平住在纽约，虽然一直跟我们保持电话联系，但我们当然从没跟他提起过约翰。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他不顾一切地雪中送炭，实在让人感动！

当我再次拨通老房东的电话时，他俩失声痛哭，因为他们找遍了报纸和电话簿，都没有找到一位精通军用品出口法规的律师。

我连忙请他们尽快联系李健平，让他发动同学和其他朋友一起找，因为，距离法庭规定聘请律师的期限，只剩一个多星期了！

再次拨通菁菁奶奶的电话时，她也痛哭失声：“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爸爸的老同学梁伯伯看到你们的报道，打电话过来询问……我怕菁菁爷爷受不了，也不敢告诉他。但我自己一个人又无法承受，所以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了……你们还年轻，不管花多少钱，都一定要把官司打赢，我已经在发动亲友筹钱……”

我泪如泉涌：“妈妈，对不起……”

菁菁奶奶却止住了哭声：“无论如何，你们都必须坚强面对！不要考虑我们这些老的，先把菁菁安置好，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好……”

我也只得强忍住眼泪：“妈妈，谢谢您！外面的事情我们都交给了李健平，您以后可以直接跟他联系……”

然而，李健平发动了所有同学和朋友，也始终没有找到一位曾经办过类似案件的律师。我只得告诉他，不管哪一位律师愿意进监狱来见我们，都请他马上进来。

律师们终于来了。但他们都既不听我们解释案情，也不解答我们的任何疑问，一开口便只谈收费，即每小时500美元，又或者用10万美元包下整个案子，不管结果如何，一律不退款。

电视剧和电影里的律师个个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当事人着想，